

自虎之咒 预言中的少女

【美】柯琳·霍克 著 柯清心 译

A close-up photograph of a tiger's face, focusing on its intense, glowing blue eyes. The tiger has white stripes on a dark fur background. The image is set against a dark, swirling background that suggests a magical or mysterious atmosphere.

tiger's curse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晨光出版社

013065939

1712.455

18

V1



白虎之咒 预言中的少女 *tiger's curse*

【美】柯琳·霍克 著 柯清心 译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晨光出版社

1712.455

18

V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虎之咒. 预言中的少女 / (美) 霍克著; 柯清心译.

—昆明: 晨光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414-6028-9

I .①白… II .①霍… ②柯… III .①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

IV .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75181号

Chinese (simplified)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13 by Beijing Yutian Hanfeng Books Co., Ltd.

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 © Colleen Houck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版由作者柯琳·霍克【美】授权云南晨光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出版。未经出版者许可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、摘录或抄袭本书中的任何内容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：23 - 2013 - 067 号

白虎之咒 预言中的少女

Tiger's Curse

作 者 【美】柯琳·霍克

翻 译 柯清心

项目策划 禹田文化

责任编辑 王林艺 付凤云

版权联系 杨 娜

装帧设计 大 娟
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

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 编 650034

发 行 电 话 (010)88356856 88356858

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4-6028-9

开 本 145 毫米 × 21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

定 价 28.00 元



时和印务部门 (010-88356856) 联系退换。

北航

C1674226

献给我生命中的两位琳达。

一位赐给我写作动机，

另一位赐予我时间，

两位都是我的好姐妹。

目
录
Contents

序幕 魔咒 / 2

鲜血从刀尖滴到符上，让上面的刻图立即发出艳红的光芒，继而射出一道极不自然的白光。

Chapter 1 凯西 / 6

梦里我大声笑着，然后转身快步奔跑。老虎那柔软厚实的脚掌跟在身后，随我驰骋，与我的心跳一起击响。

Chapter 2 马戏团 / 12

就在那一刻，一股轻风旋绕着我，带着一缕夜茉莉及檀香的芬芳。我心跳加速，两臂爬满鸡皮疙瘩，可是那香味随来即去，令我有种莫名的怅然。

Chapter 3 老虎 / 22

也许是因为觉得我们两个都很寂寞吧，又或许是因为阿岚实在太漂亮了。我不知道原因究竟是什么，但我此刻好想——好需要——去摸摸它。

Chapter 4 陌生人 / 36

白虎站起来甩了甩身子，把毛上的干草甩掉，然后懒洋洋地走向我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畜棚里只有我跟一头出笼的猛虎。

Chapter 5 飞机 / 51

这名女子拥有极高的韧性与洞悉善恶的能力，以及克服各种危难的力量。这位与虎同行的女子，就叫——

Chapter 6 孟买 / 64

我试着安抚自己，但未知的恐惧像尖刀一样在我的胃里割出一个大洞。

Chapter 7 丛林 / 71

我慢慢转过身，看到一名俊美的年轻人站在我身后……他的眼睛是最吸引我的，那是我家虎儿的眼眸，有着一样美丽的深蓝。

Chapter 8 解释 / 80

他已将脸转向窗户，看起来平静而祥和，但我能感知那隐匿不现的悲伤。阳光穿过窗口，窗帘在微风中摇曳，在他脸上映出舞动的光影。

Chapter 9 朋友 / 88

“……不要不相信命运，把命运当杂草扔开！命运是珍贵的花朵，耐心等待时机开放。”

Chapter 10 安全天堂 / 98

那一刻，我深深地悲怜着他。我无法想象三百年来不能与人接触交谈，不被人直视或认识，会是什么滋味。

Chapter 11 康海里石窟 / 120

一头巨大的猛虎正全力向我冲来，所有的本能都在叫我快跑——往反方向逃。比起被这头巨兽撞倒，身后的裂隙反倒没那么吓人了。

Chapter 12 杜尔迦的预言 / 139

不久我听见树林一阵摇晃，传出凶恶的吼声。我硬撑着疲惫的身躯狂奔着，不知自己置身何处，或者要往哪儿去，但我努力朝阿岚所指的方向奔跑。

Chapter 13 瀑布 / 152

我的咽喉脉搏开始狂跳，此时他的唇就在那上方游移，仿佛随时要攻击我的颈动脉。

Chapter 14 双虎 / 167

我站在池边看他们扭打，一只刚冒出水面，另一只便扑上去将他压回水里。他们不断用利爪攻击彼此的脸、背部和柔软的腹部，双方几乎不分高下。

Chapter 15 狩猎 / 183

年轻的王子身体一震，用黄金眼瞪着我，表情收束得极为冷漠。我看出了他眼中的震惊与痛楚，我的鲁莽深深刺痛了他，仿佛重新撕开一道旧伤。

Chapter 16 凯西的梦 / 200

我被悲伤吞没，呼吸与意志全被抽空，再也没有奋战求生、摆脱痛苦的动机与意愿了。任何事都无法让我恢复呼吸，让我再次活过来。

Chapter 17 开端 / 214

柔情如浪潮般漫过沟顶，渗透裂隙，排山倒海般向我扑来。爱，令我恐惧。我的心脏在胸口咚咚狂跳，我想他一定都听到了。

Chapter 18 杜尔迦庙 / 229

它不停地绕着，我四肢发颤，整个人抖得像暴雨里的小花。我听见自己在低声哀鸣，阿岚也是半吼半哼地，显然不知道如何帮我。

Chapter 19 汉比 / 242

周围所有东西的轮廓都清晰可见，但感觉还是很恐怖，就像走在某个诡异的绿色星球上，在穿越外星人的领地。

Chapter 20 试炼 / 258

我感觉仿佛陷在半黑不黑的噩梦里，被盘桓不去的恶魔渗入了潜意识，遭到强大的力量追赶、阻拦，然后去伤害我心爱的人。

Chapter 21 奇稀金达 / 272

每个隐蔽处和石缝中，都摆着实体大小的石猴，每栋建筑物、每个屋顶和阳台上都有猴子的雕像，建筑物的墙上甚至覆盖了猴雕。

Chapter 22 奔逃 / 292

一个灰白的影子从树林里扑向我，我还来不及起身，已经被那东西攫住臂膀，将我拉坐起来。那妖物靠上来，黑色的口水淌在我的脸上。

Chapter 23 六个小时 / 311

我四肢百骸酥酥颤颤，有如地震后的余震，连转动钥匙时手都在发抖。我打开门，踏入漆黑的房间，手软脚软地关上门，然后靠在门上，让黑暗淹没我。

Chapter 24 结局 / 333

这不是我所期望的谈话方式，我好想逃，免得自己说出破坏大计的话来。阿岚是一种黑暗势力，是禁果、妖物——是终极的诱惑，问题是……我能抗拒得了诱惑吗？

尾声 阴影 / 365

这里世世代代的人们像沙滩上的长浪般起起落落，兴衰跌宕，唯独他屹立不倒，任由长浪淘尽身边人物，他却丝毫不以为意。

致谢 / 366

老虎

——英国诗人威廉·布莱克^①

老虎！老虎！在暗夜的森林
 燃烧着光芒
 是怎样永恒的手和眼
 成就你如此威武不凡？

你双眼中的烈焰
 闪烁在幽深的苍穹与深渊
 要有怎样的双手才敢攫取，
 要搭乘怎样的翅膀才能向往？

要有怎样的技巧和臂膀，
 才能捏成你的筋肉心脏？
 当你的心开始搏跳，
 你四肢的神力何人可挡？

是怎样的铜槌，怎样的铁链？
 将你的大脑在怎样的熔炉里铸锻？
 是怎样的铁砧，怎样的铁臂，
 与你这骇人的钳爪对抗？

众星投下长矛
 用泪水打湿天堂
 那高高在上的造物主，是否正笑看着你？
 那造就你的神，是否也同时造就了羔羊？

老虎！老虎！在暗黑的森林
 燃烧着光芒
 是怎样永恒的手和眼
 成就你如此威武不凡？

① 威廉·布莱克（1757—1827），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、版画家。

序幕

魔咒

囚徒精疲力竭地站着，浑身殴伤，脏臭不堪。他双手捆在身前，却挺直了腰杆，展现出一身印度皇家的傲骨。捕捉他的罗克什坐在精刻的鎏金王座上，傲慢地看着他。高长的白柱如哨兵般环伺屋子，布幔上连一丝丛林的微风都不肯来亲近。囚徒唯一能够听到的，是罗克什手上的珠戒不断敲击金座旁侧的叩叩声。罗克什向下俯望，两眼眯成轻蔑而得意的细缝。

犯人其实是印度穆珠拉因王国的王子，理论上，他的头衔是“穆珠拉因王子及护主”，但他还是喜欢单纯地视自己为父王的儿子。

罗克什是邻国布里南的王侯，他掳走王子固然犯了大忌，但更令这位囚徒震惊的，却是坐在罗克什旁边的叶苏拜和自己的弟弟季山。叶苏拜是罗克什的女儿，也是王子的未婚妻。王子紧瞅着他们三人，但只有罗克什敢回应他坚毅的目光。王子的护身符冷冷地贴在他的衬衫底下，但他却全身怒火蹿烧。

囚徒拼命忍住被出卖的愤怒，率先发话：“你即将成为我的岳父了，为何还要对我如此……不友好？”

罗克什挤出一朵冷淡的笑容说：“亲爱的王子，因为你有我想要的东西呀。”

“不管你要什么，这么做都不对。你我两国不是即将联姻了

吗？我所有的一切都可由你支配，你尽管开口便是，为什么偏偏要这么做？”

罗克什揉着下巴，两眼放光：“计划改变了。你老弟想娶我女儿为妻，他答应我，若我帮他达成目标，就给我报酬。”

王子把注意力转向叶苏拜，只见她羞红着脸，娴静而顺从地低垂着头。王子和叶苏拜的联姻，理应促进两国间的和平。过去四个月，他远赴国境边陲监督战事，把国家交给弟弟治理。

显然，季山要的不仅是王位而已。

王子毫无畏惧地大步踏上前来，对罗克什喊道：“你把我们都骗了，你就像蜷身躲在篮子里的眼镜蛇，一直想伺机咬人。”

他看着自己的弟弟和未婚妻：“你们难道不明白吗？你们这样做等于放毒蛇出笼。现在我们都被咬了，他的毒液已流遍我们的血液，破坏了一切。”

罗克什嫌恶地高声笑道：“如果你同意交出你的达门护身符，我还可能手下留情，放你一条生路。”

“生路？我还以为我们只是要交换新娘。”

“你的新郎资格只怕已被篡夺了。我刚才大概没讲清楚，叶苏拜要嫁的人是你弟弟。”

王子咬紧牙根，只说：“你若杀我，我父王的军队必将前来毁灭你。”

罗克什仰头大笑：“他绝不致毁灭季山的新家，我们只要安抚你亲爱的父亲，说你死于不幸的意外就可以了。”

罗克什抚着自己疏落的短须，声明道：“当然了，就算我容许你活命，我也将会统治两国。”他轻蔑地一笑，“即使你敢反抗，我也能强行取走你的护身符。”

季山朝罗克什靠过去，讷讷地抗议道：“我们不是说好了，

我只把我哥带到你这里，你发过誓不杀他的，只拿护身符而已！”

罗克什像蛇一样，迅速出手抓住季山的手腕：“现在你该明白了，老子想要什么就拿什么！如果你想跟你老哥一样当阶下囚，我会很乐意配合。”

季山在椅子上不安地挪动着，缄默不语。

罗克什继续说道：“不想吗？很好。我已修改了先前的安排，你老哥若不遵从我的意思，就甭想活命；而你也永远娶不了我女儿，除非你也把你的护身符交给我。咱们之间的私约可以说毁就毁，我可以把叶苏拜嫁给别人——嫁给我挑选的人。也许嫁给一个能令她血冷的老苏丹更合适。你若还想留在叶苏拜身边，就给我乖乖地听话！”

罗克什紧掐住季山的手腕，直到发出咔的一声。而季山丝毫不敢还手。

季山曲着手指，缓缓转动着手腕，坐回座位上，抬手摸着藏在衬衫下的刻石，与兄长四目相望，两人有了默契。

兄弟之间的账可以之后再算，但罗克什的挑衅意味着战争。对兄弟俩而言，国家的需求高于一切。

野心勃勃的罗克什脖子粗胀，太阳穴高鼓，一对乌眼毒如蛇蝎。他用这对邪眼打量着王子的脸，刺探着、计算着对方的弱点，最后按捺不住，暴怒地跳起来喊道：“好！”

罗克什从袍子里拔出刀柄饰着珠宝的尖刀，粗鲁地扯开了王子原本雪白、如今却脏污不堪的套装袖子，将王子腕上的绑绳一扭，举刀划过他的臂膀。王子吃痛轻呼，鲜血登时从深深的刀口中滴落到瓷砖地上。

罗克什从自己的脖子上扯下一只木符，放到王子臂下。鲜血从刀尖滴到符上，让上面的刻图立即发出艳红的光芒，继而

射出一道极不自然的白光。

白光射向王子，凝成狰狞的爪子，穿入王子的胸膛，窜至他全身。王子虽然壮硕，却不敌痛楚。他放声大叫，整个身体突然陷入灼烫的烈焰中，瞬间倒卧在地上。

他伸手想抱住自己，却只能虚弱地抓着地上冰冷的白瓷砖。王子无助地望着叶苏拜和季山合力攻向罗克什，而罗克什粗暴地将他们推了回去。叶苏拜跌在地上，头部重重地撞在台子上。王子知道弟弟就在旁边，看着濒临死亡、身体垂软的叶苏拜而哀恸欲绝。接着，王子除了痛楚之外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Chapter 1

凯西

我站在悬崖边上。表面看来，我只是在俄勒冈市招聘临时工的办公室前排队而已，但感觉却跟站在崖边没有什么两样。童年、高中、轻松快乐的生活，早已被我抛到脑后。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、各式能帮助我支付学费的暑期工以及可能十分孤独的成年生活。

队伍慢慢往前挪动。为了抢先拿到暑期工的机会，我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。终于轮到我了。我走到一位工作人员桌前，她正在打电话，一脸倦容、与不耐烦。那女人示意我走近，并要我坐下。等她挂上电话，我递上一些表格，便开始接受她机械式的面试。

“姓名？”

“凯西。凯西·海斯。”

“年纪？”

“十七周岁，十八岁的生日快到了。”

女人在表格上盖章：“高中毕业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两周前刚毕业。我打算今年秋季去读契米克塔社区大学。”

“家长姓名？”

“麦德桑及乔舒亚·海斯，不过我的监护人是莎拉和迈

克·尼森。”

“什么监护人？”

又来了，我心想，解释我的身世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“是这样的，我的父母已经……已经走了，他们在我读初三时，因车祸去世。”

女人埋头于公文，写了老半天。我实在不懂有什么可以让她写那么久。

“海斯小姐，你喜欢动物吗？”

“当然，嗯，我知道怎么喂动物……”有谁会比我更差劲，找工作连话都说不清？我清清喉咙，“我是说，当然，我很喜欢动物。”

女人对我的回答似乎并没放在心上，她拿了一张招聘海报给我。

诚征为期两周的临时工

工作内容：售票，给动物喂食，表演结束后负责清理。

注：由于老虎及狗群需全天候看顾，因此提供食宿。

雇主是穆里吉欧马戏团，一个专跑游乐园的家庭式马戏团。我记得曾在杂货店里拿过他们的优惠券，甚至还考虑过带养父母的小孩——六岁的萝贝卡和四岁的赛谬去看看，让莎拉和迈克能有一点自己的时间。可是后来优惠券搞丢了，我也就把这事给忘了。

“你想做这份工作吗？”女人不耐烦地问。

“老虎啊？好像很有意思！那边也有大象吗？如果要铲象粪的话，那就算了。”我被自己的笑话惹得咯咯直笑，但女人连个

微笑都挤不出来。由于没有别的选择，我只好告诉她我愿意做。女人递给我一张写有地址的卡片，要我明天早上六点前去那里报到。

我皱着鼻子：“他们早上六点就上班？”

女人白我一眼，冲我身后的队伍喊道：“下一位！”

我这是揽了份什么工作呀？我边想边爬进莎拉借来的油电车里，朝回家的路上开。我叹了口气，心想这工作还不算最糟，还好不是去煎汉堡，马戏团至少还挺有趣的，但愿那边没有大象。

与莎拉和迈克同住，大部分时候都还不错，他们比其他的家长给我更多的自由，我们彼此之间也很尊重——至少就大人来说，他们够尊重我这个十七岁的人了。我帮着照顾他们的小孩，而且从来不闯祸。虽然他们还是不能和我的亲生父母相比，但我们也算是家人了。

我小心地把车子停进车库，进屋时，发现莎拉正拿着木瓢在搅拌盆里使劲搅。我把袋子放到椅子上，倒了杯水喝。

“又在做素食饼啊？有什么特殊理由吗？”我问。

莎拉拿着木瓢，当冰凿似的往面糊里戳了几下。“这次小朋友聚会轮到赛谬带吃的了。”

我忙用咳嗽掩饰笑声。

莎拉立即眯起眼睛看着我：“凯西·海斯，我知道，你妈妈是世界上最会做饼干的烘焙师，但那并不表示我就烤不出像样的饼干来。”

“我怀疑的不是你的技术，而是你的材料。”我拿起一个罐子，念道，“替代坚果奶油、亚麻、蛋白质粉、龙舌兰和乳清。我很惊讶你怎么没把再生纸也加进去。巧克力呢？巧克力在哪儿？”

“我有时候还用长角豆呢。”

“长角豆不是巧克力，它吃起来像咖啡色的粉笔。你要是想做饼干，就应该做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应该做南瓜碎巧克力饼，或者双份巧克力花生奶油饼，是吧？可那种东西很不健康啊，凯西。”她叹道。

“但吃起来非常可口。”

我看莎拉舔着手指，接着又说：“对了，我找到工作了，在马戏团清扫，喂动物，就在游乐园里。”

“恭喜啊！听起来会是很有意思的经历。”莎拉开心地说，“都是些什么样的动物？”

“呃，大部分都是狗，好像还有一头老虎。不过我大概不会接触任何有危险的工作，他们应该有专业的饲养师。只是，我早上很早就得上班，所以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要睡在那边了。”

“嗯。”莎拉停下来想了一会儿，“如果有事需要我们，打个电话来就行了。麻烦你把我那个加了‘再生纸’的炖烧抱子甘蓝从烤箱里拿出来，好吗？”

我把糊成一团的炖菜放到桌子中央。莎拉一边将烘焙纸放入烤箱里，一边叫小鬼们吃饭。迈克回来了，他放下公文包，过来亲吻老婆的脸颊。

“那是什么……味道？”他狐疑地问。

“炖烧抱子甘蓝。”我回答。

“而且我还帮赛谬的玩伴们烤了饼干哟。”莎拉得意地说，“我会把最棒的一块留给你的。”

迈克会心地看我一眼，结果被莎拉瞧见了，她便用毛巾布抽他的大腿。

“你要是敢跟凯西在餐桌上摆出这种死样子，今晚就由你们两个洗碗。”

“噢，甜心，别生气嘛。”迈克又吻着莎拉，抱着她，极尽谄媚之能事地让自己免于劳役。

我知道自己该退场了。溜出厨房时，我听到莎拉在咯咯轻笑。

希望终有一天，有个男生也用同样的方式，对我要赖不做家事。我边想边笑。

迈克显然很善于讨价还价，因为饭后他不用洗碗，只要哄孩子上床睡觉就行了。剩下我一个人在厨房。我其实并不介意。洗完碗后，我决定马上去睡，因为早上六点上班真是太早了。

我静悄悄地上楼，回自己的房间。房间虽小，但十分舒适，有一张简单的床铺，一个梳妆台，一张可以放电脑和写作业的书桌，一个衣橱，还有我的衣服、书本、一篮子各色发带以及我奶奶留给我的拼布被。

这条拼布被是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做的。那时我很小，但仍记得奶奶缝被子时的情形，记得她的指上总是套着同一个顶针。我用手指描着被子上的蝴蝶，发现被子的边角都已经磨破了。还记得有天晚上，我从奶奶的缝纫用具里偷偷拿出顶针，只为了感觉她还在身边。虽然已经长到这么大了，现在我还是习惯每晚都盖着这条破被子。

我换上睡衣，把辫子解开梳好，想起妈妈以前常常一边帮我梳头，一边和我聊天。

我钻进温暖的被子里，把闹钟定为凌晨四点三十分。一大早到底能对老虎做些什么呢？还有，我要如何熬过繁忙的马戏团工作？想到这里，我的肚子咕噜乱叫。

我瞄了一下床头柜，看到摆在上头的两张照片。一张是我们三个——爸、妈和我——在庆祝新年时拍的，那时我刚满十二岁。我的棕色长发原本是卷的，但照片里却是直直的，因为喷